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三

唐

中宗皇帝

庚寅 嗣聖七年。是年九月周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策貢士于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

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舍之間風化所係今之選人

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諛諛無慚至于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虛文豈足濟時善射何能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武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補闕唐官與拾遺俱屬門下省掌

諷諫

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

高祖子

于和州以侯思止

醴泉人

王

弘義

衡水人

爲侍御史。

思止素詭譎無賴告刺史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貞嘗杖一

判司判司卽使思止告之元名廢徙貞遂族滅思止求爲御史太后

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神羊也。能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爲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服。

之。見後漢書輿服志。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弘義亦

素無行。以告密弘義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用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踈踐立盡。

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爲殿中侍御史。思止

弘義奏置制獄。入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

敢交口。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

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

功名弘敏。以字行。文遠之孫。杜景儉武邑人。唐書作景佺。通鑑考異曰。實錄筆誤。新書因之。今從舊。

統紀。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

初為蒲州司法。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其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為司刑丞。酷吏所誣搆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李日知。榮陽人。

太后頒大雲經于天下。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

唐為閻浮提主。

胡三省注。釋氏以人世為閻浮提。

制頒天下。尋敕兩京

諸州建寺藏之。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

穎密王元曉子。高祖孫。

等十四人。

通鑑作十二人。今依唐書。

改。又綱目于是條十二人下。書及故太子賢二子。考唐書賢傳。賢三子。光順封義豐。被誅。不書年月。守義封桂陽。薨。

武氏之罪實浮於呂氏蓋武氏革命而呂氏未革命也爲當世之臣者不能爲徐敬業之討賊則惟有棄冠服而逃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彼盡心乃事而後世反以復唐之功歸之是皆託于明哲保身寬柔以教之論而未終讀夫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倒置莫甚於此余故表而正之

武氏族略以武氏出宋公之後至云周平王少

守禮嗣雍王。幽宮中。後出外通鑑。光順于天授二年。與守義守禮同幽。于是年。又書鞭殺故太子賢二子。所載互有不同。今于是條依唐書。不書殺賢二子。于明年光順幽宮中。條仍依通鑑。

唐之宗室。于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侍御史傅遊藝衛州人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

氏。武氏綱目于武氏革命後。目仍書太后。今以目從綱。俱改稱武氏。不許。擢遊藝爲

給事中。于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

如遊藝所請。武氏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

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豫王爲皇嗣。賜姓武氏

以皇太子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皇帝。妣烈氏曰文定皇

子生而有文在戶曰武字
者蓋即當時亂臣賊子附
會之詞故武氏之祖文王
與王莽之神虞舜均為蟻
經汗史而其奸偽死上更
制惡蹟亦同

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
皇后五世祖高曾祖考皆為皇帝妣皆為皇后以武承
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彥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
郡王以史務滋溧陽人為納言宗秦客檢校內史傳遊藝
為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潛勸武氏革命故首為內史尋坐賊貶黜
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明年九月遊藝所親告遊藝夢登湛露殿下獄自殺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
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眾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武
氏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十一月

周為正月綱目以唐正紀年故仍書十一月

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武氏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于神都

納武氏神主于太廟。以唐太廟爲享德廟。止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

不改唐崇先廟。垂拱四年立。爲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

祖配上帝。

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周爲一月。說見前。帝在房州。

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于嶺南。

先是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

勣通謀。武氏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

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

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

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

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

爲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刻尤甚尋亦爲武氏所殺

夏四月壬辰朔日食

秋八月周改義豐王光順

故太子賢之子

等姓武氏幽之宮中

光順與弟守禮守義及豫王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周以武攸寧

土護兄孫

爲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武氏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武氏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

汴州浚儀人

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

相曰及篡襲於是年已歸皆周以矣乃於丁酉冬書以而不書周此或係筆誤劉友益謬以爲表其爲唐天狄仁傑妄得謂之忠於唐其說已著於右設云以武攸寧爲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爲無周字則是承

上行文尚不知而可與言
書法平夫始以爲同平章
事書周而後以爲同平章
事之不書周又何足表其
爲唐哉

武氏此時已悍然無所顧
忌獨於皇嗣一節良心未
盡漸滅猶徘徊觀望然長
情等忤諸武意言出禍曜
已足見武氏意矣慶之微
逢惡而適以逢怒天網恢
恢於此亦可見矣

通

字明師。詢之子。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

修武人

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

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

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

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爲款并殺之武氏詔

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

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武氏不從慶之屢

求見武氏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

長安人乾祐子

杖之昭德引

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

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于武氏曰

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

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武氏亦以爲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綱之孫

初武氏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

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壬辰九年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武氏引兒存撫使所舉人

先是武氏遣使存恤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

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給事中舍人次郎員外郎御史遺補

武氏不罪流言刑賞獨擅
恃更姓改物之始用權術
以駕馭天下耳胡寅乃謂
此明主所為宜其運動四
海英賢無不俯首豈正論
哉

拾遺時人為之語曰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盃

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昧目聖

神皇御史劾之武氏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武

氏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

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

轉也言授官之泛如用杷推轉也盃反杷也推吐雷反

得人如碗脫模盃同碗言官不

相似無異也

周以郭霸

舒州同安人唐書作弘霸通鑑從舊書

為監察御史

霸由寧陵

注見前

令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

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氏大悅遷監察御史時號四

其御史

霸素諂諛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冀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等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

崔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

字承曾

州杞鄉人謀反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知

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

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

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

恭仁從孫

仁傑曰皇天后土遣

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

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

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稱變以聞武氏

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

樂思晦

清陽人彥瑋子

亦爲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

至是上變得召見武氏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

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
對明是貪生論者以爲問
其身以復唐祚然終仁傑
之世唐祚何嘗復哉雖云
欲長求免阿其所好

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
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
矣武氏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
承則已死于拷掠矣武氏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
出表示之乃知其詐于是出此七族知古仁傑宣禮元
忠獻皆貶縣令流行本嗣真于嶺南

夏五月周禁天下屠殺采捕。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眾拾遺張德生
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餽上表告之明日武
氏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武氏曰何從得
肉德叩頭服罪武氏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

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皆唾其面後武氏久

視元年以鳳閣舍人崔融言始開屠禁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昭德密言于武氏曰魏王承嗣權太重武氏曰吾

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

篡弑其父者況姪乎武氏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

毀昭德于武氏武氏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

汝勿言也昭德恃武氏委遇頗專權使氣已而為鄭愔所奏貶南賓尉南賓隋縣唐天寶中改靈

山今縣屬廣東廉州府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名謨以字于驩州隋置地在

武氏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

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
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
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益眾。武氏亦厭其煩。
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
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武氏知其枉。尋復召
之。補闕朱敬則上疏曰。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
言。四凶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
可推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
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室羅織之
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武氏
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相矜
以虐人。非木石。苟求賒死。臣竊聽典議。皆稱天下太平。
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
毒而自誣耳。周川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
仁。天下幸甚。武氏頗采其言。制獄稍衰。朱敬則字少
連。亳州永城人。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社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皆敗沒審禮

敗沒事孝傑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會西州都督

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即焉耆鎮後更名四鎮敕

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遂置

安西都護于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戶婢團兒為武氏所寵信有憾于皇嗣乃譖皇嗣妃劉

氏及德妃竇氏即元宗母後追諡昭成皇后為厭咒武氏殺之瘞于

宮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謹為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榮
寵者自有正道笑而受唾
豈以直報怨之義師德之
言鄙極矣

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以為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武氏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武氏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實孝謀抗之。孫薛季昶。絳州龍門人。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璿字令璋。思廉孫。之請也。

癸巳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弟兄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